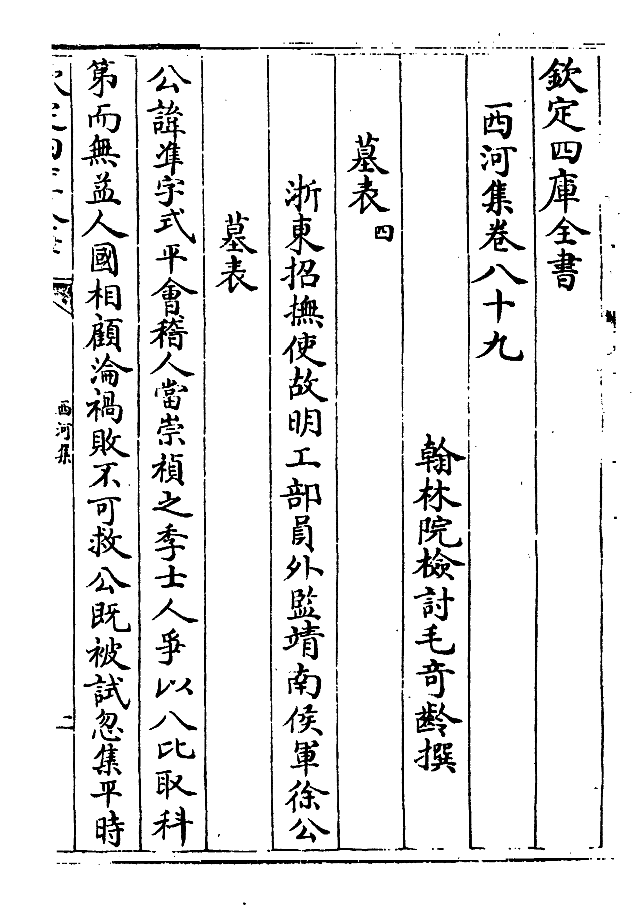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

集部



西河集卷八十九

翰林院檢討毛奇齡撰

墓表四

浙東招撫使故明工部員外監靖南侯軍徐公墓表

公諱準字式平會稽人當崇禎之季士人爭以八比取科第而無益人國相顧淪禍敗不可救公既被試忽集平時

所為文熟視曰是何物于治事何所與吾學在是否既而曰天下從此壞矣碎裂之别婦至京師其弟有從事倉曹者好博負博進博徒合少年登門追償聲一㕔者坐上坐譟且駡公怒批其頰應手而斃公突走出門不反顧裂行滕裹腓至山海關登高長望偵者以為奸拘之寧前寧前者王師下遼陽而明兵據之為守禦地也自營薊連屻後王師鋭甚不可當幸養晦不即入藉為楷梧會調上機事閫府馮君有指畫詞不能達掌記數易草不得公在

羈中以數語達之開府大驚曰誰為此者衆遽以公對遂引入請為幕客凡機事必以聞如是有年楊君嗣昌撫永平虛恢自用于寧前諸官悉婢視不一屑屑而獨于公多許可曰奇士奇士嘗由閣臣出督師勦獻賊于湖會公歸里即家名公行嗣昌湖人欲敺賊入川而迫而殲之使湖故鄉無一賊故亟夔上下疏守禦使賊得輕入而既而官軍蹴賊後公曰勿蹴也夫賊易入亦易出第并力攝之而疏其防保無繇他道出者嗣昌迂其

言悉力追蹴而賊果繇他道返自雲陽至夔一晝夜行四百里且留衆于鄖而自以輕騎破襄陽殺襄王及諸官屬而全湖以震于是嗣昌乃自材一軍上下往往誦公言而恨嗣昌不能用繼督丁君聞其事捜公于行間購得之引與計事顧事不可為會闖報獻㒓統羣賊來湖遇官軍于水坡間敗績督府單騎走公與同幕十八人皆縛送闖營闖令洗之洗之者俘獲無少長皆斬也于是奴賊曳十八人雜衆跪抻項刃齊下公私念何至

死于此紿奴賊曰汝能縱我一謝闞乎奴賊曰官耶曰
然喜而解其縛送公闖前賊例凡獲官有賞其所獲官
磔而殉諸衆不曹斬故官每被獲寧就僇必勿言官而
公詭言官信之至是闖詢曰何官曰慚愧第參軍耳參
軍何官耶曰慚愧參軍司幕府文書而未嘗為官闖念
幕府司文書必有才可用而是時河南李信每勸闖勿
殺文士收人望因付賊目李之綱之綱與語大悅縱談
天下事慷慨無忌脫械飲食之夜則校其足而覆錦于

牀公問故曰我敢疑公哉曩者王命監一俘如公才縱而遁之幾誤我大事吾恃前車之惴惴以有是也公曰諺曰利所都旅亦家此間利吾安歸乎之網乃餌公以貨盛供御且擇俘婦之姣者以羇留之因告之闖闖令與計事公攬鏡必撚髭嘆曰參軍參軍參軍今入賊幕哉崇禎十六年正月一日天文生楊永裕謁闖于軍門黄冠野衣捧圖讖以獻謂闖宜建號改正朔闖悦使見公公心恨之不與語永裕還見闖曰以臣觀徐生此野鷹非

終縶者闖銜之會再破襄陽永裕勸闖改襄陽名京設官行間武臣自元帥權將軍以下有差文臣自上相左輔右弼及六政府以下有差乃以永裕爲侍郎而授公以官公力辭永裕曰何如果如臣言闖立名公公辭語不倫闖杖二十次日復名公公復辭又杖四十公曰此其時矣會官軍破賊寶豐及唐縣郟縣間倉卒拔營走公即挈故蘭陽令山東來儀與之騎陰覓保寧王于他營不得乃夜與儀兩騎遁邏者訶之公手執龍文大牌

指儀曰此右弼也有公幹急策馬去時儀受賊官右弼龍文大牌者出入之符蓋預購得之也第是時賊雖他徙然名城殘破一望七八百里間皆壙無官司惟土寨據險隘自相固結白晝行殺略雖竊奉朝廷名號而獷虓與賊等公晝匿草間夜輒望昴星東馳如是有日及至河操舟者窺客裝有無以卜生殺公故涚衣臥得渡抵歸德故督師丁君家居見公而勞之公備陳賊中事計擒通許太康二賊官丁君令其子觧賊官入京而使

公伏闕上十陳冦情疏葢公在賊久日察其機事并用兵虛實設策疑信及守禦攻取分標立營諸法詳記之為官兵滅賊地而事勢已去且中外諸官其拘牽轇固牢不可破公深痛無如何然既已疏入莊烈皇帝驟見之大駴時漏已二下即命兵部堂上官次日于演象所面詢機宜公曰賊勢燎原人心瓦解非望塵而奔即倒戈以叛數千里名城如無人數十萬甲兵惟束手而已然則奈何曰國家兵力既不足而統馭方略似又無足

為挽回計者夫藉攻勦者惟人與饟耳今兵耗于邊饟亡于𥑮夫人而知之乃或大破宿習多為權詭以亂之且稍分事權使便宜可行意則庶或可救夫文臣原無學術在中在外皆伯仲之間而彼此牽掣統兵者必受命督師監軍督師監軍必內承廟算馳奏方略一往返間而敵之形勢變矣前之所籌後不足用況乎漂淼叵測如此賊者今幸其設官司分土地遲回關隴為今之計當亟為用間使其自相猜貳以賊制賊縱或無效猶

得籍其贍顧以小綏其東向之勢不然發機已亟京師
其正鵠也廷臣上其議復退爲用間十二策中有速取
楊永裕妻子及賊諜蘸二之在永裕家者當取之作行
間用上初尚未信及見此遂飛騎往南都取永裕妻子
果得賊諜蘸二並因之來京信公言實值保寧王從賊
中至上召見得公不屈狀益重公敕吏部授公職因授
河南開封府同知贊晝軍前會閣臣李建泰督師西禦
賊請公同行上許之親餞建泰及公于大明門甫出都

所隨羽林軍忽散走無一留者建泰駐居庸蹋足狼狽
公曰事亟矣羽林鳥獸合亦鳥獸散此無足深怪者第
國家已無力募藉募亦但如羽林朝合夕散不如再請
命整師且迎且待其當先往河聯絡故督河之土寨可
用也及抵河而都城破遂倡義結河諸土寨勤王與故
督丁君已刻發而南都稱號者以詔至即移師至江南
仰天曰事不可為矣雖然吾總無所歸浮沉焉苟有利
于人吾猶為之時閣部史君鎮揚州已留公幕中而靖

南侯黃得功與公在寧前有交向史君乞公史君許之遂題公監靖南侯軍會興平伯高杰兵留潤州與兩浙勤王兵競道相讐殺公力爲疏救而靖南與興平有隙至是復爭鎮兵大閧公復爲調之靖南乃移鎮無爲州公在無爲軍遷廬州府同知奉命聯給西江進工部員外時馬阮用事諸鎮鉥内亂思一澌滌乃合東平廣昌興平靖南四鎮爲公疏而列靖南名居首請誅君側姦靖南以語公公知勢已去外患侵偪恐徒清内變不及

竣翻籍為口實乃詭為儒者語令毈之悉力外禦事已寢而寧南侯左良玉復飛檄率兵南下清君側靖南翻奉命西禦遇于板子磯忽報

王師下江南靖南戲下有刲靖南迎降者靖南自剄軍遂降公在降衆中當事者聞公名趣授之官公曰天命固有在弟吾敗軍將也雖努力難以自効多為人恥笑辭之避潤州越一年會江東民徒抗

王師晝江而守公知江東事必敗敗則千里無噍類矣

吾族鄰親戚皆在中何可不一救時統兵向江東者有內院佘君久知公言于貝勒王招公同行公許以自効曰江東必破破則第勿殺吾能招之此皆吾民也王唯唯及破大軍皆從績溪下而偏軍亂流由西陵聯舟至蕭山空城屠無所施舍而趨錢清至太平橋公預遣父老具牛酒迎拜馬前曰願勿殺公故為詢曰此何地耶曰太平橋曰自此當太平矣請封刃王曰善遂拜招撫使往招故閣部朱君大典于金華大典不受招闔宅自

焚城破轉而之衢衢守將越人初不知兵之已臨也公在途被刼所賫符信書命俱失去比至無所憑弟言孤城旦夕危矣決趨舍而守者不信遂殺公公死三日兵薄城守者出降以殺公故盡殺在城官吏之降者公友吕公故北捕通判改衢州教授收公屍公性孝友為人忼慨不務飾好與人財與人言必盡其肝膈博學善文下筆數千言而恥為八比初名士奇惡流俗畸致改名準取以儆也體肥白好奢衣不再擱嘗曰吾行年五十

當不知死所矣至是驗公卒于順治三年七月廿六日距生萬歷三十二年七月十日享年四十三子嘉慶以父難廕官辭不受女適呂洪烈則余友也其孫源曾以國子遇予于京師及予歸出所爲狀拜請表則其狀爲洪烈尊大人北捕通判公所撰即當時收公屍者乃爲表而系之以銘銘曰

公習于五典稔于七録而耻以八比名好談天下事善用奇計而自式于準與繩當國家興喪之際驅馳四應

所至常有效而無所于咸曰此時數固然也究之為鄉邦為里閈纓冠往救而不能自庇其所生嗚呼此徐先生之塋也而為之表其行

敕授文林郎仁和縣知縣王公墓表

康熙三十二年知仁和縣事王公以疾卒于署卒之日囑其子曰予承命知此土已盡職死節官下顧青衫出門今以白木還念無可為飾木地者蕭山毛太史僦居仁和義同里工文而知予其文能噓枯而不能于媚人

筍還骨故地棺無朱緑應藉其文以飾之而子泣曰諾
會予甫東渡大旱渠底龜坼舟壅格不得行暨歸而哭
公于署則已踰月日駕柩于車出關將以詰朝𧨂舟紼
去乃故儀其舟孝子扶服登岸闇適同里丁君以訪故
來杭其尊人與公同出自劉陽劉公門下世誼遂介之
請予寓亭泣拜述公言請所以表其墓者子泣詢其狀
而無有也因抆泪就坐敘其語以表以狀公諱庶善字
衡麓湖廣黄陂人也始祖彰卿公明永樂間仕太僕寺

卿由豫章遷陂家于陂之石陽城閱十餘傳矣公祖之遇入成均有名而伯父鴻臚公立侢與父國子公立份俱以文章聲于時而鴻臚公無嗣以公嗣之會陂當明季獻賊蹂躪蘄黃間破産禦賊家中落曁鼎革而豪民巨族且有妄占公産者時公年十三從容對簿于提刑之訟堂廉使李君奇公言試以文公倚訟案援案閣墨筆迅書立就李君大奇之留公讀書于官署中第公少孤事母黃太孺人孝每疾必告于祖請身代人每以孝

童稱之康熙癸卯登賢書以一經冠于鄉計車數上家貧不能給乃乞署秭歸教事俸滿遷杭州仁和縣知縣會

天子南巡出水衡所掌統為儲偫不費地方官一錢而仁和為兩浙首縣帥諸司起居自

車駕所到行在止茇以及楫筏橋道梐枑鈴欜之設晝夜揩畫雖入官伊始未嘗一諳官府事而動合法令所至無誤臺使深嘉之乃于下車之會相視所治謂仁和

省會地比户闤闠四民皆街居交利而計其贏日以財貨相主賓舉目無禾稼興循良吏興農勸功之意絶異乃首興學校創葺大成殿延諸生試之其後庚午領辦者即首取士也于是漸及估販及官府工作若所云工與商者調其爭平其儈牙簡覈其木石銅鐵黍角絲枲諸物價大略治之以不治曰為政去太甚而已假有刼眥者斷還之負責者償之質子女鬻家口者則贖而完之如是而已其一切璅屑俱置不問他司有所索不應

即不諒者或指為慢事急操之漸至徵于色發于聲而究不之顧嘗讀漢史嘆循良為政痛百姓苦吏急寧為寬平彼刻轢是視者亦何嘗不念及小民之艱然且假公廉不發私書問遺請寄俱一無所聽而究之嚴酷所至重足一迹不至生民不盡禍不止是曷故哉大抵煦煦嘔嘔祇及之霑體涂足之民而市籍商販給衣浹食即目為輕薄動加摧抑則愚者相顧稱快既而漸及于文儒以為衣冠侮人當辱之大吏則時之不為儒者稱

之而至于郵亭鄉官以及士大夫之家居者吹毛而求疵文致之故曲其法以明直而椎魯無知為之嘖嘖以為平政者如是而不知斯世之猜禍遂不可底何則裁富以悅貧則富亦貧詘尊以立威則威愈酷也公之治杭無是已公賦性和厚而不善于修飾處已潔清而不為皦皦之行遇士大夫必以禮而相對落落自朝至昃公家事棘棘偶有間即推枝飲酒或賦詩一章以遣其靡煩之意嘗和臺使觀海詩臺使愛之時屬吏多篇獨

取公詩附之石公治以慈勝而至于弭盜則不遺餘力城北湖市為舟車輻輳地嘗患盜公捕其渠朱新者梟之而城北以安至鄉之大鎮如喬司如塘棲皆居積筌集而盜每陰行其間公遮鉏其渠曰丘二曰趙三而萑苻無乘間者至若苕之積逋甌江之大呰攻剽近境公悉窒捕掩殺之而杭之四境逮今晏然至于近旗之民因緣無属至有鬻身入旗者公悉禁絶之而為之贖比比也公生于崇禎四年十月十七日距康熙三十二年

八月二十八日卒春秋六十有二會是歲亢旱公晝跣走烈日中夜露宿以禱大瘁稍間則文簿堆垛秉燭不能給又日伺上官執板奔馳之其有不合意指者遂引躬受不韙抑鬱成疾哀哉卒之次日四民皆市哭予在越聞訃有杭人客越者相對哭不止予詢之曰有所舊耶曰無有德之耶曰無有然則何哭曰吾哀夫公之至于此而民安之也公配陳氏又周氏皆封孺人子四長堦庠生陳出次式緒國學生次式載次式域周出女七

三陳出四周出孫三長文鰲國學生堦出次文鎮次文鐸式緒出其所娶所聘所適所許皆名族乃為表之其詞曰

以公之首斯丘也而歸其身其歸之者形也而浙人依其神蓋公之處已以介而治人以仁雖抑鬱死官下而其志未嘗不伸曰此公之生平也而并以告之桐鄉之民

西河集卷八十九

西河集卷九十

翰林院檢討毛奇齡撰

墓表五

金文學魯孺人合葬墓表

君以崇禎十四年卒卒之時知山隂縣事周君輯君善行傳人間名晤善録予時受其書而未省也越二十年君遺子子闇重取録錂木屬予為序且具言宿昔為善貲志之

狀涕泗滂霑予時已為文記其事終以其事涉隱昧罷去康熙十年君配魯孺人以單居三十載從君地下子闇復寓書屬予銘墓會予從淮西轉徙嵩少不得書曁予應

詔從京師歸醫痺杭州子闇乃以對策赴

天安門請宫詹學士朱君填銘壙中而麗牲之碑尚有俟也且朱君之銘與予友吕子紘績所為傳仍以待予表墓語行之文間然則予又何辭矣崇禎十三年兩浙凶饑君父太常公以監察御史典南京學使院事事竣

歸里發粟賑里門然後還臺其明年雨黄雪十日斗米千錢君立救饑法預開坊局遍畫諸坊之在城者與四鄉表裏擇鄉士官師主之以籍記受賑口數先設散錢給米局以安其家然後分别遠邇自官糴民糴官積民積諸大法外條列出粥移粥驗病傳藥諸碎事凡若干則立厰若干所每厰分主若干人且徐徐于經畫之暇勒荒政全書凡若干卷會紹興府知府王君推官陳君皆悉心任事舉君為倡而簡其能者副之時在城諸坊

惟城南大雲坊名槪有茀串則以君爲主而胡君諱鑑者爲之副也乃是年五月一十六日君卒越十日二十六日胡君又卒坊人奔走哭于路號于里門比户驚相告曰善人亡矣善人亡矣雖然善人不可爲如之何無何胡君甦大言君居鈞天甚樂鈞天穹窿别構一堂以居君名善人堂堂布千坐坐止百餘人而君居其中顧見鑑即呼與坐而既而却之曰胡八兄何庸至此耶八兄者胡之行也時傳道其事或疑或信即其家人亦惶惑

越十日六月六日俗六月六日浴貓犬曰貓犬生是辰
為之沐蘭君外弟吳君年十四浴貓吳所居宅則玉虛
道院左也貓走院依神而吳就神捕得之神擊之顛既
而神憑以為言曰非善人相救其能生哉且曰善人顧
致太夫人太夫人無恙穹窿之間將建堂以居善人太
夫人善人行也請貽金為工師勸成太夫人者君繼母
吳之姑也言訖而起如平常時坊人龔勲章啟初胡銑
項發張先聲王龍光輩上其事知府王君推官陳君山

陰縣知縣周君名拜稽首曰善夫即以其事輯記之名
晤善録且敕載府縣志中金氏為西京大姓然日磾族
也君氏出漢裔避莽篡滅劉為金既而復之至吳越王
時有為民部尚書者諱王嫌名仍氏金南渡後遷于賢
庄既而遷觀港為觀港金氏君為太常公長子生六歲
而母王太夫人卒是時太常公登賢書暨君年十四乙
丑而太常公成進士然君已能補學生食下士禄早以
藝文譟于時其配魯孺人則戊辰進士翰林院修撰公

息女也年二十八而單居一子六歲其一尚在腹即子闇也子闇生而弱甫期以驚仆孺人狼倉走庭外不識户以未嘗窺庭也既而悔之

王師下江東邑里奔逃男婦啣曳走出城一城皆虛孺人曰嫠婦何之焉指所佩裙刀曰脱不幸飲此已耳暨四垣鍵户獨攜二兒居重屋而竟已得全太常公嘗曰兒善而死新婦善而不死死而樂與不死而苦均等耳然而苦可知而樂不可知善何可為矣予嘗怪魏晉以

後多言鬼神事不之信子闇在廣坐曾爭之曰君不讀春秋乎春秋多怪事而夫子修之何也遂雜引春秋時事并列代史文一如邢劭之論名理娓娓成說予嘗載其言別篇而晤善録所記事終不敢多及然而槪可睹焉君諱樞字伯星或曰此斗星精也而泄以名宜其行矣君生于萬歷壬子三月二十五日卒于崇禎辛巳五月十六日享年三十孺人生于萬歷甲寅十月七日卒于康熙辛亥七月二十九日享年五十有八例守志五

十許建坊越中紳士與子閣游者請學使題旌而㩁人
辭之曰吾敢以羸年沽寵譽哉子二焯烺銘曰
維昔未造天降鞠饑豈翳公子而廨信施乳瘵用藥餔
餒以藜不報黃雀反夢白雞人事已矣天道何知古亦
有言善不可為上帝示意此豈有差彌羅饗善與穹窿
齊玉樓既名金臺可梯鈞天廣樂趙簡所知應遣蘇韶
回世說之十日兩告千秋不疑脫或未信名字足稽𨞬
俟歸昴傳相乘箕㓨瞻閨中實共伯妻思君心若有子

腹遺世德務大家聲是基東山談理西園賦詩感茲異事作捜神詞廣彼晤善助我孝思越五十載猶念先儀礱石以待將爲豐碑身藏茲土神升雲霓尚疑藏者惟冠衣兮

文學洪君偕張孺人合塟墓表

洪孝子綱不幸生四月喪父越一年不幸又喪母又不幸父母享年少父年止二十有一母年止二十又不幸綱以五月五日生諺云兒生五五慎勿舉身長及户刑

父母今乃身不必及戶而其言又驗生平旣不見父母又每懷是恨自戕不可自悔艾又無所用又韓退之為李干墓誌誌當世名貴誤服金石藥求生而致死著之篇藏之地下為後世戒而綱父以寒疾食梔屑母病熱而誤投以蓡芪之湯向使子長能嘗藥不至此又席世寵後地大難繼或得嗣駿烈以慰賷志而時命未逢詘指身生時逮今已二十七年矣抱此數不幸而展轉無計計惟有刊石書德藉名言以誌不壞使銘埋墓下表

傳人間而人亦有言王庚舊家必得孫綽文而後家人治葬事今康熙辛未合葬二人普福嶺既已謁祥符知縣遂安毛先生文填墓間矣蕭山毛太史遂安同譜兄也曾為先司寇公作明史列傳予家世德之太史能復賜表文為人間觀乎予乃見孝子哀其志發其所為狀嘆逝者無所事事遂安文已具何用綴餘言以重示于世而既而思之自昔奇行異節鴻功偉伐可以嬗于後是固賴世之能言之者而茍其深悲極痛無可傳述明

知其人之無所事事而即傳述其可悲可痛不能自已之志譬之遇剥割熨烙伸臂坦腹齧齒舌忍恚而呻吟唔咿不絶于口亦足以抒其所苦而驅其所不耐然則孝子之為此豈得已矣按狀君諱潢字天如總角能文十四歲即以未補諸生為晩會學使試台州曰此先忠宣判官地也忠宣生于此仕于此當必有籍請往試其兄壯之挈之行果見取為台州學生其明年十五即贅于張孺人家孺人父諱仲安錢塘學生也無子贅君而

身殂君童年經紀其家事持籌佩鑰視垣墉周遭夜督家人數幺貝不失竹箇有催科吏來譟于庭張僕抗不遜吏持之官例逋糧抗官者朴而枷于市君親入縣門與縣官拱揖侃侃辨其言追呼急良民不給應辭旨倨傲其在草野則有之未聞得罪也且催科與撫字孰重官見君年少而氣直語有理解遽釋僕謝之歸邢吉人先生者君受業師也無賴子弟有以婚姻負先生者先生憤至死君獨伸大義呼同門生移檄之已而置其人

于法先生雅善姑布術嘗相君曰子才大于軀而血不膚其能長乎乃以康熙乙巳八月廿四日卒先是張孺人贅居張氏曁君卒時然後來歸不復往而張母顧太君屢以車來迎必流涕謝之曰今以後則吾事舅姑時也既而君母周太君力勸孺人暫歸寧彼來孺人扶車不能登肩顧乃去至是病劇顧太君詢曰兒有言乎曰無有但有不能自决者昔者事舅姑不能從夫子今幸從夫子去又不能事舅姑生死之際當何為情言訖而

瞑時康熙丙午六月九日距君卒時祇十月二十五日
嗟乎其可哀也如此君世籍錢塘宋徽猷閣直學士忠
宣公由樂平來杭一傳為同知樞密院事文安公留錢
塘家焉迨元興有浙東安撫使諱某者徙越之上虞入
明而襄惠公諱鐘成化進士官刑部尚書太子太保以
軍功賜白銀麟服復起家錢塘西溪襄惠公生澄弘治
庚午舉人中書科中書澄生椿政和縣知縣贈都察院
右都御史君髙祖也曾祖諱瞻祖萬歷戊戌進士都察

院右都御史巡撫南贛汀韶惠潮彬桂以平賊功贈少保兵部尚書祖諱吉暉萬歷戊午舉人中壬戌甲戌乙科進士未仕卒父諱超例以廕受官不就為杭州學生世咸謂君承世閥才高當益大而不幸賫志孝子綱錢塘學生銘曰

惟君世勲賢歷壇開府業立功西與南兩建銅柱梟宗衮既殊望康樂亦佳嗣東京四世楊尚識黄絹字如何芝蘭生早已刜其芽日象殞丹穴星魄墮渥洼有子生

背親四月方哺乳比之徐節孝佴匐觧覓父世第見嵇紹不見紹父形況無謝阿母孤早若寄生惟是填墓文不用戒金石玄衣罕遺羹黃口未嘗藥縱謂鳴鴝鳴陽五劫此月但逐葫蘆生何用名鎮惡獨憐魂婉娩相隨在重泉噍噍作伉儷于今三十年墓下填所哀墓上標所痛譬猶病呻吟勿謂侬無用世德久愈熾孝感身必興聞者儻不信請以視此銘

山陰金氏女滿願墓表

金氏女山陰南塘人父鎔上虞學生家貧而無子當女生時值小滿之滿日父以為女也棄不視既而嘆曰金能滿吾願畢矣古有沈滿願試以名之七歲能讀書從父之塾塾中兒無過之者隣童吳登家頗殷請婚于父父許之而未聘也白頭兵起燔吳登之家而簒登去既而返之家無賸一錢登年十五無生計請倉橋之賣紈扇者而為之繪之日繪三十紈得百錢會女父死女亦繪紈以養母登𠑽不給繪女給之康熙改元侍郎王君

祭禹陵捜城之丐婦而諭以意買姣好女酬以官金二十觔丐婦來女家女母曰金果滿乎持華衣披女身女泣拒之一日三往復旣而女病約以日至日衣華衣登過送之請于母曰先生在時𦾔向有成言雖無禮而有其意今則已矣顧别之可乎曰可登見女曰不謂子之皤然也女曰吾籌之矣吾死則誰養母者往之而之死則金可入也否則子能養母乎曰吾叔父在處州以千金贩木呼吾尸之此後有贏錢未可知也女曰諾謂母

今日病請中一日遂經死年一十有七登迎其母之處州家復大起三十方娶妻生一子埜女于南塘之湖南山而請表之時始寧女士徐昭華有詩曰南塘嬌女玉琢身黃金為姓家復貧生當四月小滿辰無之金滿千枝分命雖無缺願未伸但耽文史厭寶珍山環十里桃花津兒家住近山後村青蘿作髻雲作巾閉戶不聞欟犬猎曾賦映水當洛神何媿滿願稱後塵沈滿願有映水曲祇憐兎絲牽麻賫小童韓重居北隣越羅裁素張曲筠園

圝如月虚無文雖與題扇非右軍相邀同染蛛絲紋㸃
花築翠掃黛痕遠山着處香螺新有時淌粉調朱脣呵
指把筆凍不皺東家作畫西家皺兩兩腕袖相粘粆畫
紈三百錢一緡才彀晨夕供老親狂夫無賴千騎臨千
金買笑萬買春不識桑下羅敷秦白茅強委半死麡盤
龍四角穿車茵為予判作載柩輴衣箱五彩花組紃不
須換却填襦絪阿母吶吶徒好金叩户一别肝腸鏝雪
花螺旋鋪官銀縱然金滿缺在人日有時蝕月有輪豈

如紈子長圓句廬江小吏銜苦辛販材貿木羅漆桃黃金亦有滿願晨世事完缺何常倫湖山萬仞高嶙峋下有清水清且潾封茅藉草薦水蒓夏澆清酒春酹醇瓦棺土甓安窆窀相過涘落前湖濱

蠡吾李孝慤先生暨馬孺人合塟墓表

李孝慤先生以康熙二十二年八月卒塟有年矣其子塨登康熙二十九年庚午鄉書明年試禮部既歸而嫡母馬孺人即以是年閏月又卒與先生合塟服闋慨然

曰禮云居喪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喪復常讀樂章今古樂並亡誰當讀者客有以予所著

皇言定聲録竟山樂録二書餽之讀而怳然即束裝越三千里就予受樂凡三日盡得舊所傳五聲二變四清七始九歌十二律諸遺法去且能正予書訛謬二十餘字頫行再拜曰先孝愨儒者也不孝身覩凶功已一十五年未有片石填土中而先慈從之幸而封甫乾將復琢柱于壟傍且以麗牲先生其可無一言褒施之乎予

曰然按保定多儒者容城孫奇逢以奇節講學𮪍門閭
祁州舉人刁包聚生徒里閈先生獨篤行却講謝弟子
謂學貴實踐合内外期于有用乃闔門從謹身始型于
家惇于所親漸以及邦人邦人信之大率貌樸而莊衣
布袍䍜瓦壟巾或高胎㦸巾而禮容温然言論伉直而
呐呐不即出性嚴介而予人以和當太公在時雞鳴盥
漱率馬孺人拜于庭然後登堂聽寢聲徐徐問安顧太
公春秋高日必五六食每食必燥濕甘苦察所宜手捧

持之會天寒雞鳴而起瀹豕羮于陸稻之間先燃燈于堂反持羮而燈已熄念置羮取火羮必寒如何正徬徨間而燈燼忽燃若神助者或曰此孝之感云至其自奉則礲粱連衆作饔和菜葅而沃以沸水須刻一二盌不知其麤也先生嘗慨世儒倖説求身心不實舍求事物乃求事物又不實徒竊致物理于古所編摘之書而註事説物益復不實乃遂屏棄事物不道漸至兵農禮樂由賜求赤皆斥之為舍已為人之事然則學亦安用矣

因與同邑王法乾訂身心之學又感五公山人王餘佑大節與之論有用之學録孔聖全書及通鑑事蹟可施用者顔習齋者博陵儒也謂聖人無心學而有其學乃自立為學次第雜取少儀内則諸篇定幼學之凖而以古文禹謨李氏周官經所云六府三事三物為節目究竟彷彿班氏五學限年責功之説而心學闕焉乃謂先生崇實學與其説合齋宿過先生先生不與見既而見不答先生於諸客之過未嘗不答而獨不答于習齋即

習齋亦不以先生不答而不之過嘗過先生值他出見
案前所錄書大驚歸而書先生姓字于屏每出入必拱
揖焉顔習齋籍博陵而寄僦于蠡城之東村先生由里
居之鄉由鄉之里居必經習齋門不一入也然而先生
遇雖疎終以其學切實遣子塨與游塨雖秉家學然亦
學其所學云先生諱明性字洞初孝慤者學人所易名
也少與兄成性弟盡性皆蠡縣諸生有聲兵亂後先生
不出試容有以出試勸先生者先生飲之酒既醉浩歌

使客不得言順治八年兄以
覃恩貢于廷授府判官而是年
恩詔郡縣舉學行無優一人時已推先生先生辭之初
居城東曹家蕞圈田令下廬舍彊甽皆受圈于旂獨奉
太公入城居太公卒復奉母居鄉之賸廬及母又卒而
兄弟之子有不幸者復為之經理遺幼往來鄉城閒嘗
在邑里修比師閭長之敎凡婚喪祭祀養老讀律必躬
帥盡禮而其在鄉則出民入民各有程度暇即與鄉人

較射每鉤弦目光箕張鄉耆老見之輒流涕曰李二公少時當崇禎之季羣盜蠭起二公從太公帥鄉人保守戒勿為盜鄉人感之即他盜過二公門揷幟門左禁勿入當是時二公揮利兵用長木箭跨生馬疾馳可敵萬人惜今不見也先生生于萬歷四十三年少馬孺人二歲而先孺人九年卒孺人有懿行無子副以易州世襲錦衣衛指揮使馬公斌女生子五孫一埁其長子也孺人同馬姓而殊系歡如姊娣推讓所生子而同懷之埁

乞銘時累以馬孺人懿行為言嗟乎賢已乃為銘銘曰

嗚呼此纍吾李仲之墓而以德配祔

西河集卷九十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西河集卷九十一至九十三

詳校官編修臣曹城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編修臣閔惇大

謄録監生臣吴錫綵

西河集卷九十二

翰林院檢討毛奇齡撰

墓誌銘一

沈君墓誌銘

予友沈七禹錫二十七歲死嘔血其諸宗沈功宗與予前後友亦嘔血二十七歲死死時作書曰先生肯為我作誌耶其弟在宗持書泣屬誌且云其日將葬茡蘿山

東崗啓其書其遺筆也功宗字孚先蕭山汀頭人其讀書處名江園稱江園沈子後山陰傅宗者慕之就君同里居師事來蕃讀書江園中又稱江園二子君十歲著大臣論稍長尚風節嘗讀漢書黨錮傳至度遼將軍皇甫規自以西州豪傑不得與黨人上書自訟君捉筆塡其下曰時蕭山沈功宗以童子同將軍上書其慷慨如此君善書法遇縑素必移易書滿雅好談每達曙不寐時其師來君同學傅君亦皆好談故嘗與談無厭情一日來君書同邑毛甡

之詩示君曰此何人詩也君應聲曰此嘉州也又示曰此白太傅也來君啞然而起曰何哉此城東里毛姓者也君曰有是乎次日遂走城東里問姓值姓過埭上君亦走埭上相與語甚驩當是時毛姓過埭上埭上黄君好結客日接遠方履置酒高會毛姓既指君徧告座客座客與君語亦大驚後客有為問難者君著答客難數千言頃刻成客傳寫去至是客至者必詢江園沈子焉君嘗夜思姓逐月隨一僕走埭上凡二十里語達旦及

甡過横山君復隨一僕乘夜走横山横山去江園三十里中界以江呼江漁刺舟亂于江時雞將一鳴江岍有踞虎兩目如燐接江水君信為燐也叱之虎遁杖追之時近江村民驚以盜一村皆起江園前有苧蘿山西子所居處也旁有浣紗溪溪祠西子其祠前為越王走馬崗君嘗行崗上悵久之著越紐遺書不就乃與傅君合刻所著詩共十四卷名江園二子詩集吳江顧有孝臨安陸圻徐繼恩山陰張梯慈谿魏叓與同邑毛甡皆有

序後傅君出試君不從與之別傅君出試輙第一庚子舉于鄉而君以戊戌十二月嘔血死死葬苧蘿山無子遺一女傅君告諸木娶為子婦銘曰

猗乎崇蘭馥馥其華扃之幽巖凛霜來加嗚呼旻天曾是不瑕梵芒灼蘖剸榮劉葩維兹苧蘿有懐著書畜志不逮言還其墟材優覇服思成王圖其人即亡其心不渝宗有沈君風流相似鄭鄉即同楊冢亦邇能通秘埏相語玄里夜月尚縣江園之水

姜桐音墓誌銘

君諱廷梧字桐音明大司農少子也司農死國事于贛長子國昌走五嶺負榻櫝以還行至閩征南兵大索于路漢旗徐帥者捕生人為逃丁兒械國昌手載之行將以釁鏁斯時有總角少年膝行馬前求代兄即君也君幼給捷行文不起草口所誦即成句大宗伯黄公道周曾與司農謀國事勸司農行夜宿君宅聽君詠詩而怪之疾顧司農連言曰君尚難為陸荆州耶此非平原乎

君歷世仕宦而無籯筍然性喜中友之急蕭山毛甡避
㒓人于君君歷之日與山陰張杉往來掾山陰徐緘
家嘗被賊賊質其子男而要之贖徐不能贖也君卸婦
頭上粧贖之君世為炎帝後姜姓師尚父其宗也自蜀
漢鎮西大將軍後如干傳歷宋南渡有從一宣教者家
姚江為姚江姜氏入明益大高祖考榮以工部主事左
遷通判則嘗劾逆瑾得罪者也時從居姚江南城曾祖
子羔有文章名由禮部郎歷陝西按察使進行太僕寺

卿與分宜相公忤致仕祖鏡解元中禮闈試自禮部出守為建儲上書罷職既而例贈光禄卿徙家會稽又為會稽姜氏焉父一洪則司農公也司農公初參政東粵遷太僕卿以國故偕大宗伯黄公入閩參機事尋由吏部侍郎進户部尚書而走死于贛君曰吾世受朝廷恩如此日見舊世家子保家門者悉應徵出君獨義不出闔户而居會稽故瀕海大將軍統征海旗丁輩徒以東自永興達例有供役日括坊民為夫君已循例而賤值

莫傕也倪文正公長子者君女兄夫也有喑奴客居民間以賤值傕旗丁者虐奴客泣而不得語旣辨其喑者也利其喑指為旗丁兒逋逃有年是家敢藏逃法當死法藏匿滿洲逃亡新舊家人不主首他人為勾稽名窩東人東人鞭之還旗窩者斬十家家連坐流徙塞外當赦不赦君旣家被抄無遺金錢而奴客喑蹢足竟不得辯一語于是桎梏君觧京師赴督捕府讞而君以道病有坊民義君者願代君不可其凡國昌自道還急詣縣

府首自被桎梏解督捕府督捕府亦竟以君枉命釋君君向與兄共戸居既各娶子婦以居隘兄僦道南居以居君獨居既而兄亦貧力不給僦乃還道南所僦居仍與君居君乃穿戸傍賃族人所居居久壞也立四泥垣埒汗泥踊其中而獨身居時夏方潦甚泥水中體客濕淫于腎腸腫發于幕鑱石湯火治不可救戊申十一月若甲子死距生年若甲子若月若日甲子四十有二君少遇筮者曰君當有大節惜乎蹇也畫蹇卦于紙且曰

六九其過二四其數也君初不解今解之也蹇也者蹇也六九者六九也蹇六之九所謂不事王侯者也二四者倒揲之猶云得策十八者四十二也君長于文章而無成稿所存詩待删集如干卷芳樹齋集如干卷甲乙詩抄一卷皆已刻其未刻者藏于家如干卷詩類何景明近為詩者莫過也娶郡祁氏名嵌英明巡撫蘇松殉難贈太傅兵部尚書謚忠敏祁公長女賢有文章每與君倡和或君遠遊則必詒詩相問訊有詩一卷藏于家

名靜好集子男五人長兆熊郡文學次兆鵬次兆騂邑文學次兆驥次兆鵠俱幼女五人兆熊娶邑董氏明尚寶卿董公懋中孫女生孫一允垣若甲子若月日將擇塟若所兆熊兆鵬兆騂同持狀造蕭山毛甡跪請爲銘甡以言微辭兆熊泣曰先大人易簀時呼熊前囑曰守身誦讀奉慈慈幼此八言命固也西河毛先生吾肺腑交而流離走四方吾不能與之訣吾念之汝執筆記吾言是先生與先大人何如而忍無一言于先大人且先

大人隱者也隱而何以顯者銘甡曰然可以銘巳銘曰
系惟四岳兆天水宗既遷既大大于姚江歷世顯仕垂
珩珮璁各龍名節咸鍇鐘鏞緊惟夫子實紹司農退秉
大義詎為苟容蕨食成饌土室是封衣剪薜荔詩裁芙
蓉其同王考猶有斅庸或待闕庭或登鄉邦而君不然
永謝世徽曩予攀鳳以君腹龍果逃海上見稱遼東仲
尼有言君子固窮嗟其命詘不如文豐既歷坎坷亦羅
罦罿貧無室居死于泥中穴乎有窀惟君之宮砆之瘞

之利其後乘

張梯墓誌銘

山陰有三張子張梯張杉張楞也王正義先生以詩文會天下士三張子俱幼小坐末坐天下聞三張子名各爭起問訊已而見三張子在坐末輒相顧嘆息去順治三年征南兵下浙江山陰鄭遵謙率民徒抗之江濵張楞死焉張梯乃髡髮游澤中性不嗜酒至是飲飲必劇醉嘗與弟杉過維揚維揚人聞梯兄弟名爭邀梯兄弟

飲梯既以劇飲稍成疾至是益甚歷晝夜下血不得止
杉事梯如父不脫衣履晝夜坐梯傍篝火假寐聞呻吟
聲輒前按摩之扶上行清不能拭惡杉為手拭日十餘
上灑穢釁臭豪氂不見如是者五六月及歸而杉亦瘶
極幾死是時醫者多人不能得効有山陰倪君蕭山俞
君錢唐張君戴君皆名下醫願為梯効醫爭造其家餉
藥致餌晨夕調伺終不効遂死既死而張杉獨行人間
者若干年前此三張子與蕭山毛甡友善甡避人渡江

未歸至是杉尋牲于汝南城南之蔣亭酒酣泣曰吾四凡死若千年矣天柱之麓是其墓也顧無為之誌其墓者誌之者其在君乎牲曰諾乃誌之君行四字木弟世居山陰之曰魚潭稱白魚潭張氏九歲能屬文名聞當時為人孝友慈愛然好立名節從游于劉忠端公之門嘗入市有武人私詆公理學君直前批其面武人初斂手避既而御之然卒畏君名不敢前祁中丞殉後其家寢落里中豪侵中丞寓山莊田君挺身為理之其人雖

素豪見君前輙惶恐謝還所侵去方鄭遵謙之起兵也
兵無粢糧遵謙素與讓詹王氏不相能王氏家有多藏
者遵謙將以是報籍其家君抗言曰讓詹王氏者非他
吾舅氏王正義先生之族人也明公方假義旗相向而
先以私怨使正義先生不得庇其族何用示天下拂衣
而起遵謙頓請過狼狽乃止其為人方正類如此君代
有令名其先數世皆以甲第著大節矯矯于時六世祖
以弘明憲宗朝進士由庶吉士授兵科給事中以萬妃

擅寵疏諫得罪廷杖後遷江西布政使司參議五世景琦以進士授刑部主事治太醫院僉獄忤逆瑾意謫通判歷官廣西桂林知府有清德焉高祖元冲進士由庶吉士授工科給事中歷江西廵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平江西賊曾從游于王文成公之門讀書浮峰山他日文成思之指浮峰曰此山卓犖不羣有似叔謙叔謙其字今所稱浮峰先生是也神宗朝進士曾祖諱一坤刑部主事歷官江西布政使司右布政祖諱鎡晉府左長

史與劉忠端公講學及卒忠端率學者私謚正學三張子出而聲稱藉甚論者謂張氏益大乃驟當明季相繼落拓悲夫先是其五世祖景琦有仲弟景明世廟長史以入繼大統召拜相抵閣而死季弟景暘為侍御史皆以進士貴顯世稱前三張後三張焉乃系之銘銘曰

於皇先生命世是期既邵義德尤工文辭氣竝川流臭如蘭颸踵武前哲貽規後來誰曰孝友祇在周鎬亦閒奇偉將邁漢造乃遒陽九旋遘百六中含霄澄外蔽泥

濁紓其養仁厲于嫉俗生同時衰用致膚剥㝡者晉彦首推孟陽與弟景季號稱三張曠代而下兩與頡頏前為逵著後當貞明固將飾節為時所方如何喪斯永閟不彰峨峨天柱惟先生藏表之樹之以揚令名

禮部精饍司主事曹公墓誌銘

予游汝南聞曹先生孝名自郡使君下悉以狀上之臺使者臺使者以上之朝廷予怪詢之或曰予浮江來獨不聞奉母江淮間曹孝子乎葢先生曽于避地時稱孝

養云既而先生之子與于游持狀來示予泣且請曰此先大人儀曹公狀也先大人以孝死未有誌也惟窀之幽頼碣以彰翳孔竁之閟而君辭是揚予曰何哉君之為誌者夫飾碣于幽堂者以為光也砥文石于玄埏之竁以為竁也汗洩之沚光無所于施放廢之詞竁之而益鄙誰則用賤而語貴欲語賢而用不賢者而曰不然使先大人而尚書諸曹事耶則語貴由貴也使先大人而孝子也耶則是將以賢語賢也且先大人有言矣吾

慚吾德焉爾胡可使貴官達人得我譽也益懼夫飾者也乃為誌曰先生諱琪字玉度別字淮湄世居息之臨淮里故明崇禎癸酉舉于鄉鼎革初奉母王避之江淮間當是之時以為母獨處驟罹兵革乃一旦輕棄墳墓流離遠土恐不得慰母心江淮間風土樂耳目專豫可用忘歲月乃窮意極娛畢致江淮諸玩好什物媮靡鮮華雖親倗晛臨其在母前驕張施為詘人力無所顧此即當時之所為養母曹孝子也而母曰亦獨思歸耳吾

不能去親戚墳墓居此鄉矣先生曰雖然柰公車何母
曰兒為母而就公車不亦可乎於是歸上公車遂于順
治六年巳丑成進士策三甲第一釋褐復告歸曰願養
母不願仕也越三年母曰為母而仕可乎于是仕授行
人司行人然居嘗不樂每以迎母就養母不許鬱鬱屢
請使思藉以歸省順治十年奉使
詔延綏軍既辭行仰天曰吾欲假南覲而得西使命也
乃兼道行詔畢南馳四千里荒山隃河得覲母于堂而

留不行毋叱之行于是行世賢録曰先生嘗請假歸省不得請終養又不得乃為書詒所親者當路曰汝南周磐讀汝墳之卒章用養母而始就辟也既已赴辟歷三縣長即又以思母而棄之歸然而朝廷不因之而無良臣草野不因之而無令子汝南人士即又何負于國乎十三年再請使南贑拜母于閭立赴使以還而稅諸家復不行辭而誘之行狀曰方先生之使贑還也自十三年丙申逮十四年丁酉而猶遲遲行值歲鄉試先生例

當典試闈或勸之行先生曰得門生百曾如我娛親刻也遂不行適闈撤而較文者以不肖得罪凡無分大小分闈咸伏誅去而先生以遲行免或曰此孝之報云既而稍遷禮部精饍司主事復迎母就養母不許益母重去土天性猶之昔之避江淮時母思歸也然而是時在廷官例鮮予養益以杜趨避僥倖故先生于兩使時思以此得罪棄去因留之家而又不能也既而母卒先生曰令而後果不得養吾母乎曰嗟乎欲如向時奉母江

淮間得耶負星而奔道病不能行舁之既而又奔至柩側坐卧于其下哭無時也上食必哭哭必盡哀及至後不能哭則以腹傅地呦呦如也既而大哭卒嗚呼孝矣或曰先生故不止死孝者也先生歸省時陳邑中利疾邑賴之如折畝如減夫如減繇皆有成效或曰先生久當為孝死世賢録曰先生之父象乾公用先朝覃恩授訓導今贈文林郎行人司行人祀鄉賢者當崇禎十五年二月一十二日闖賊攻邑城城無守者公踴躍呼士民

登陴守之不克戰于闉闍不克戰于衢不克戰于巷不克殊扞而死先生拽棘前繼之母哭止之曰母在而子繼以死母何依乎乃嚙指礪掌晝夜豪躃晝殺賊狀賊敗乃止則是先生之顧死孝不止一日惜乎時不見用雖已成進士而仍以親殉猶然與孝廉色養時同見稱也雖然孝天德也稱曰孝可以止矣先生以順治十七年八月六日卒年五十七以康熙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卜塟于邑城東鳳鳴崗先人墓側有子男一人曰鑄

由廩選甲午拔貢士能文章有名為原配彭生彭早卒以覃恩敕贈孺人女子一適光山前進士應安廵撫程世昌子謙孚為繼娶孺人馮生有孫男二曰澄曰濟女孫四一適儒士崔嶷一適池州府同知宣紹中子汝楫一適前進士陝西布政司左叅政劉四端孫澍一適固始前進士新任湖廣按察司副使分廵辰沅靖道祝昌孫曰恂先生有題旌崇祀諸典見世賢録銘曰

至德云亡世無孝子嗟哉先生用孝而死南陔草柔北

山杞長有親未祀何為方將幼讀汝墳長游淮涘白華
絳趺以紛以斐亦歷銅街亦登金馬握蘭前墀護衣中
府初展星軺嗣揚饍膴以為靡家不在母側賜羨誰遺
廁牏誰滌半菽匆承萬鍾何益乃遘風木遂歌山蔚哭
踊辟朝袒括就位符表不食竝母以喪吳恒臨祭乃慟
而亡匆譏曾閔敢媲荀何荀能殉親皇咨其他有山可
錯有刀可礱翳誰記之孝子之宮馬蹈道傍烏鳴樹側
翳誰記之孝子之宅郭宗有道蔡喈無詞萬年是窆千

秋爾思

西河集卷九十一

西河集卷九十二

翰林院檢討毛奇齡撰

墓誌銘二

誥授通奉大夫廣西布政使司布政使顔君暨

誥封二品夫人田氏合塟墓誌銘

君諱敏字乃來别字澹叟曲阜復聖裔也其先在明初有以軍功襲錦衣者籍宛平為宛平顔氏君少為諸生

與其弟諱斆字斆五並名會
鼎革開科君出試中順治乙酉舉人當是時贈君鳴鴻公
娶馮太夫人生君而卒獨楊太夫人生斆五者尚在堂而
家貧時君已娶田夫人日辦菽水事楊太夫人不給君乃
就新安教諭思句升斗而臺使以君賢薦會己丑大比君
于正月遷閩縣令將領憑乃復詣吏部堂請會試部以非
例沮獨掌堂者奇君言許之時君弟已先一年中順治戊
子舉人與其兄同試春官而君成進士授刑部主事進郎

中海冦閙入内江江介士大夫多為所誤興大獄君典江南司江南臺使奏報下部屬君定爰書君披牘着曙不寐必求得其可以生者入報每力解即迕堂上官不顧獄藉之成乃以一麾遷池州守池故宋包拯所守州也君至拜拯曰豈有繼公官是邦而敢負公者三年考第一民思君如拯竝祀之遂遷湖北按察司副使上荆南道會義王孫可望由西南來歸我兵迎勦者大將軍貝子固山以下皆牧馬荆南而以供億厚責君君為廣

儲偫芻茭糈糗一切支放皆有法軍無譁者既而遷本省布政司叅政分守下荆南道大經略内院洪公夙知君至是以君能題君貴州按察使攝布政使事時大軍進滇者必道黔值黔飢斗米錢十千前此轉餉每至黔以道險手牽足挽幾三十鍾致一石因改黔秋糧令折本色至是民不堪土司奔逃君請之撫軍仍改如舊賦征銀民便之不數月即遷廣西右布政使隨以轉左改陝西君赴陝至岳值弟敷五亦由刑部郎為岳州守楊

太夫人正在署君不見有年急欲見楊太夫人趨而入楊太夫人出迎之遇之屏門牽衣啼遂留岳與弟共被伺色笑浹旬終以限嚴不能别竟奉楊太夫人西入秦時兩湖未靖慮楊太夫人或念弟每當令節田夫人必謀之君假弟家書從洞庭來道無恙率以為常康熙二年

王師征西南大會各路兵分隘進勦而大將軍獨取道關隴士馬之集興安者日以萬至多不給君立疏險易

別水陸措夫辦饟按程而應之事平

上嘉悅會

覃恩授通奉大夫封贈召回京改補道弟從岳歸仍共

被事楊太夫人當是時君通籍才十餘年而九遷其官

所至享能名且

主眷位駸駸上他人處此鮮有能却足者君乃與其弟

家居闔門色養者十三年康熙庚申君弟起四川叙州

守而君以八桂亂大兵方南下議非重臣轄其地不可

特

詔君開蕃廣西時田夫人以疾卒不顧行大將軍賴公統征滇兵從南寧道入藉君籌挽得底定而大軍告捷舊時定南王藩下官兵家口約數萬盡遣還京凡軸轤長年無正餼可辦君立出帑金傭募逮起發而後捐輸以補之乃以力瘁并病瘴上書乞身而代事者以葸玩卼君君嘆曰吾通籍以來家居與游仕相半惟此國與家兩不能已今

主恩究未報太夫人在堂不終事有弟在川而竟不能與一訣憾可知已遂不起君生于萬歴丁巳正月八日卒于康熙甲子四月二十六日年六十八田夫人者世襲錦衣仰吾公女賢而孝善事楊太夫人而先君逝生于萬歴丙辰十一月二十六日卒于康熙庚申三月十九日君兄弟三人而伯早世生子二不禄因以弟敷五子伯虎為之後伯虎官監生候選兵馬司指揮娶顧氏太常寺博士雲門公女辛丑進士現任江西貴溪縣知

縣啓祥其兄也女二長適丙戌舉人河南汝寧府知府濟之臧公長子現任江西贛縣縣丞炎次適荆州總鎮子淵馮公次子山東平度州知州庭棨子淵故涿鹿相公孫妾嚴氏生女一幼君世本聖裔而兄弟赫赫時聖裔在朝有太史天官大夫兄弟最名而君兄弟在外為方州大臣與之埒乙丑嘉平月將合葬君夫人舊阡而孝子伯虎介天官大夫拜予狀而謁予以銘銘曰

覬禄仕娱親顏乃以王事而厠之戎馬之間雖持節三

苗開畬百蠻公之功在四裔而公之志仍不在一官是以白雲在望不無嗛嗛而有弟和協且隔之蜻蛉之川庶子弟之子而内闢宫寵外奉几筵曰此君與夫人之阡也而于以大其傳

敕授儒林郎山東都運分司運判俞君墓誌銘

山陰兩俞君工文章謂易菴與余菴也易菴以儀曹郎死于官而余菴入成均殫志舉子業歷癸卯丙午壬子三科屢薦不得會八旗教習員闕余菴乃上書謂舊制

充教習員惟恩拔歲副四行而今已俱停請得以官廕准例補四行選獲
旨授鑲黄旗教習創學規嚴鈐而厚誨之遴錄筆帖式彫于他旗大司成陳君少司成宋君咸異之薦為能將以正印官用部議狃成格不許值
朝廷狩幕北沿途上書
上特為慰勞敕所部議敘出常格外當是時天下聞君風采者相望冀一見至有傳簡牘致慕思者酒閒各聚

語得悉其事以為快予嘗與蕺山駱明府游明府君姊子也屬予作一詩寄之暨予官京師而君以都運分司山東聞其初至官有司例金錢為前官所格君直白御史臺曰分司有規例猶州縣有火耗也州縣無火耗無以養廉分司無規例則無以絶貪夫當此月進不給歲薪日減之時而獨有一人焉斷火耗黜規例挈母妻子女賓朋奴客及閤中幕下之效才者而相率為蟬為蚯蚓能乎夫知其不能而猶斤斤焉惟規例是黜此非不

情也詐也夫詐則何不可為夫詐則必求之于恒格之外而其為規例不可問矣夫詐則何可以受國事臺使善其言許復其舊制之半而其言亦稍稍傳都下乃子請急歸而君已先期首故丘將奠矣君之子於予歸也造廬手君狀涕洟請曰歲之首冬謀筮兆于山陰對溪之鳳凰山乞誌之按狀君世從剡遷累以詩書嬗其家大父兩谿公生六子竝籲庠而君父以成均聲于時生子三次即君也君生而警敏七歲就學善誦聞塾師講

黃童事歸而擁衾思效之十歲能文下筆越尺幅十二歲以女兄出嫁隨父行揖讓禮旋折中規矩觀者嘆去閒因母殤訪醫不得療發黃素以下書精研之遂洞見幕理幾以醫為世名又因相地得青烏法祕之既長修髯而偉幹言論慷慨凡事朒縮不能決君數言決之任天下彊界不即紲者見即沮落生平尚氣重然信且諳于時事利害當前無所顧變故猝乘隨事捷給即親戚交游有所干請無不令滿願去以故人人稱之初筮仕

河東運判河東鹽池綿亘百餘里鹽盜來者以千數莫能攖其鋒君命捌數輩伏要害盜至縱之去躡邀其最後者數人執訊之悉得羣盜名于是始籍捕無或遺者然故從末減飜覆慰諭令自新而羣盜之感激者爭為良民運城地屬安邑而門者縣隷也民間婦姑偶誶誶無暇訴長吏門者立馳報木板到門需求之縛其雞豚而傾其所蓄之缾與罌民不曰便君語安邑令使立從去曰安邑自有城運城自有官何至煩胥役為既而議

裁河東關康熙十九年改補山東其所轄六場延袤廣
每場舊有隸催趲名坐差而巡綽例按季換牌凡一牌
繳費如干以為常君既除坐差而復革巡綽之繳費者
每獲大夥私販則依律科斷其以一二十觔易米薪者
槩釋之鹽艚自蒲關抵雒關相銜不絶君但于隘地設
一人守之立串票註引鹽數目一存查一給艚司使雒
關按票驗行而鹽政大治乃以復攝河東事至蒲會蒲
臺歲灾縣令催科過嚴急民有竄者令收其族屬不分

男女老稚悉縶之獄獄滿分縶之門堠民既已飢餓而縲絏之後繼以朴掠死者道相望君捐金代輸而以焙虐責蒲臺令蒲臺令慙謝是年以

覃恩贈其父如君官母張繼母董皆進贈安人無何以他事歸君嘗念其曾大母苦節未旌已格于例乃于初任河東時請之裕親王手書節孝貞操二匾額以旌其門至是歸將改祖宅為家廟而建坊以塡之且念其母董安人家無嗣曾于其故里立一莊名蕭莊置田如干

為董氏祀產而未竟其業因于其歸時重至蕭莊將恢擴田畝作祀產而溽暑馳驟遂得疾以逝哀哉君諱鳳章字九儀別字余菴嘗顔其堂曰未能曰吾于斯道有未能也生于天啓乙丑十月六日卒于康熙丙寅四月四日年六十有二由鑲黄旗官學教習歷任河東都運陝西分司山東都運膠萊分司運判加一級

敕授儒林郎配王氏封安人子二長雲溥附學監生娶王氏次雲沛附學生娶章氏繼娶朱氏皆望族朱即山

陰相公曾孫女也女四孫五君博極羣書而工于詩所
著有余菴集行于世乃係以銘其詞曰
惟自命士入關棄繻况同東方慨然上書宜其判事環
煎沮洳開軒衡論折漢大夫乃溯丕績劉之碔砆輕貲
重信斯民所無况兼孝友閥與德符嘗痛大母苦節孚
孤以故穉髮飽蚑戴烏歸為母祀亡于奔馳惟此葑溪
山銜鳳咮孝思不匱乃生兩雛堂雖未能菴則在余伊
墳然者先生之廬

沈母胡太君墓誌銘

山陰沈君箎仕得粤西泗城軍民府參軍自言亡怙恃雖遠使萬里與百蠻為長少王命也亦又何怨獨是母有令德故事矢靡踰五十已奉詔得舉行旌門建坊之典而家貧無貲屢乞鄉大夫謀告于朝而迄無主者今之官海徼恐從此違故鄉益遠鄉大夫之謀入告者當益紆滯夫猶之壇後而上膺

綸綍與遠播碔砆一也縱馬鬣搶卒得史氏一言以壽之于石則猶是顯揚之事矣乃于南行日介所親而謁予以文予何足辭母氏胡父孟昌公席閥閱為郡名士母夏太君能文母與兄俱從夏太君學以故夏太君寢疾母未笄也輙能侍湯藥衣袵不俔以孝聞年十九歸式菴公式菴公邑名士讀書等其身顧卓犖有大志嘗以食貧有太公在堂年且老已屢試又不售遂與母别裹糧至京師會崇禎末盜賊充斥四方來京者多游仕

幕下遵化撫軍閫公才厚幣聘公公應聘而死母隨公
三年生子一即參軍也太公春秋高然且遺子二長者
弱冠次襁褓女一尚未字堂上餘一老而堂下之羅坐
而環立者皆穉兒弱女啁啾然母乃斷肉食事織絍以
膳太公太公所遺子與巳子皆侍太公學太公赴館請
則隨之與俱如是十年曁太公死而太公之子與巳子
以嫁以娶皆視之母母悉有以周支之而其所謂小郎
細姑妯娌先後之望之者匪一旦也乃參軍既長亦屢

試不售別母赴都凡一年而母死母瀕死時值十月朔
晨起沐浴更衣請召親族至告曰予守身二十七年今
幸無失墜可以見夫君于地下矣弟吾兒在京詘指曰
後二日則正吾生兒日也吾欲以是日告別使兒遇生
日嘗憶父及我遂于月三日不疾卒年五十六越十年
參軍將之任急歸葬母而以墓銘告乃銘其詞曰
賢哉母德孝于女居與兄同硯具觀詩書工侍寢藥兼
滌廁牏以故歸公饋祀洗腆尊章悅懽兒女宛轉仰事

俯育愼終追遠獨憐夫子屢泣牛衣遠應客幕長留邦畿春路草發秋林葉飛亦既抱子克嗣徽烈何以數奇雅竝前哲以茲氷蘖閲歳月日令者細貺受符西南君子溢止言冠其簪因念先德將誌墓林蟠螭于碑贔屓在石竁幽彌章泉冥不隔千秋萬春爰視茲室

程贈君墓誌銘

甞讀顔氏家訓每惜士大夫輕去其鄉或忘所自出不啻泉明所稱昭穆既遠夷為路人者然而燕越源流惟

責之肯構之子少為振興夫亦曰自今以後可無遺下治之思況記幽表窀尤繼世所皇皇者乎程氏自重黎之後有程伯休父者以國為氏至東阿程鄉各有世系而以河南二程故多冒河南族為門閥光惟余門下士清源君其先世自山右洪洞遷于清豐譜牒散失不倚附他族惟曰清豐程氏清豐程氏者自遷祖至清源君凡八世其七世則贈君也贈君之父以孝聞生贈君而貧贈君出就外傳受書讀讀過輒記憶不能忘推解書

義以此悟彼謂科名可即致忽慨然告其兄曰父耄矣貧不能奉養而吾兄弟皆守儒啖根呵流脫一旦有不及餐可如何獨奈何以難恃之養儉父體也遂請兄自讀身為估早作夜息出其智計以求當于白圭計然之術如是有年家遽起日視洗腆惟恐不遍食人稱曰孝乃贈君則聚其贏與兄共之兄子女七人皆贈君任婚嫁自清源君上祖若父下及其子四世皆合屋居無分別竈井杵臼時推其所有以賑救閭左之不足者今清

源君以邑宰起家治清源有聲嘗迎養贈君官舍贈君對食流涕曰吾不能以祿養父而吾受祿養每飯必捧匕箸上其父如養生者且謂清源君曰昔周磐讀汝墳之卒章涕泣求仕以爲父母甚邇不可無祿養故也夫以父母爲所必當養而急求仕者孝子之志也顧既仕而即以已之愛父母者使民愛已則又凡父母之情也以故清源君之愛于民有如父母康熙十九年五月二十五日贈君卒于治年六十有六其子清源君既扶柩

還清豐乃以葬事馳狀來乞誌銘贈君諱世顯字配周
為大名之清豐人娶趙氏先卒子二長道徽次維屏即
清源君也孫若干銘曰
自昔孝子多為禄仕越三古後仕不可恃是以牽車服
賈以待何期嗣業爰篤爾祉豖鹿曾遷印駒于此揮弦
其中百務具理則是何故父母孔邇乃嗟山隤亦曰哲
萎梗陽之民如喪考妣孝思所至礱石莫擬惟此微詞
歷千百祀

西河集卷九十二